



画说大师系列丛书

向日葵

拥抱太阳的巨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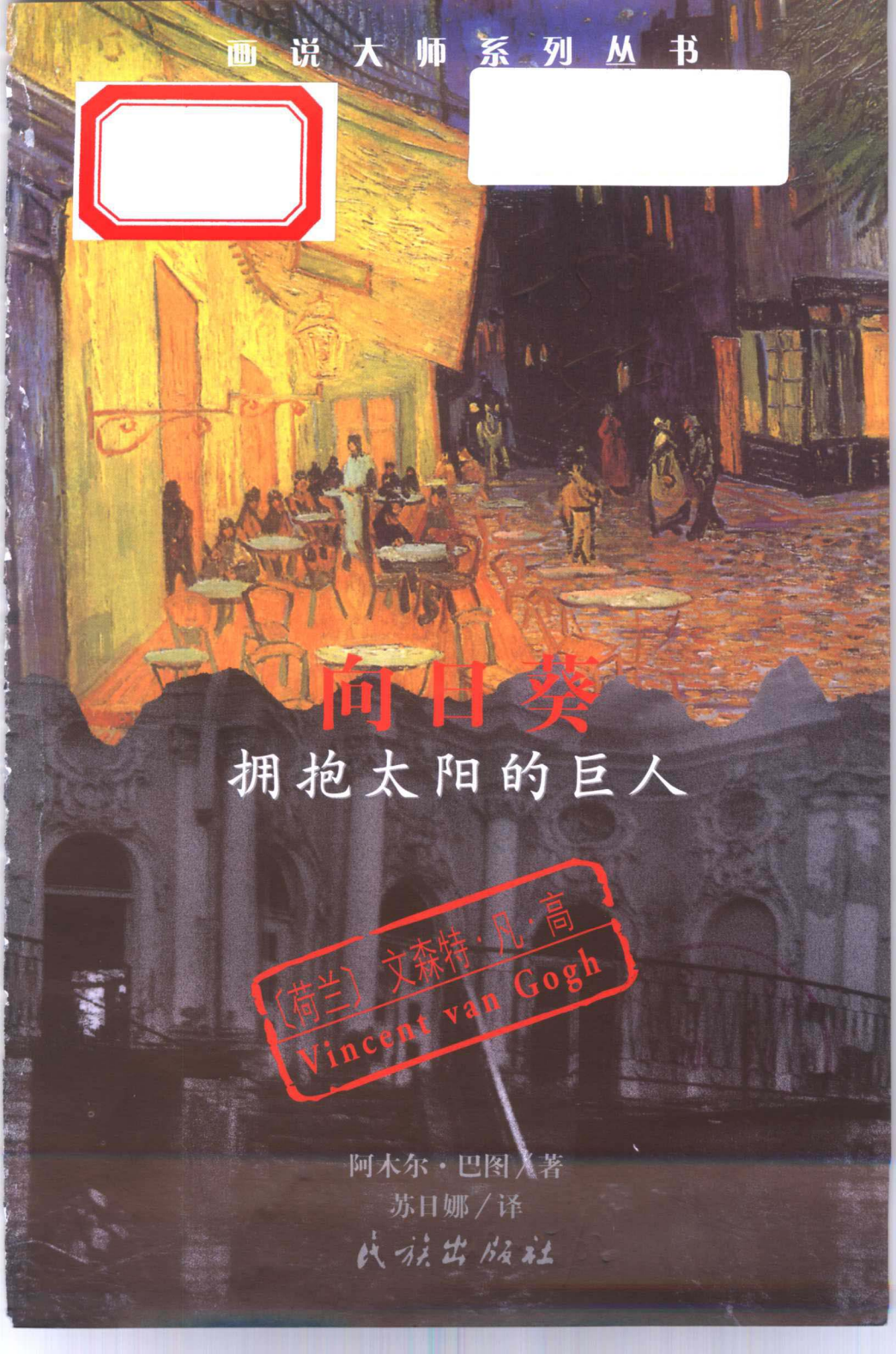


[荷兰]文森特·凡·高
Vincent van Gogh

335.72

阿木尔·巴图尔
张其成
北京出版社

画说大师系列丛书



向日葵

拥抱太阳的巨人

(荷兰) 文森特·凡·高
Vincent van Gogh

阿木尔·巴图 / 著

苏日娜 / 译

民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向日葵: 拥抱太阳的巨人 / 阿木尔·巴图著. — 北京: 民族出版社, 2005.1

(画说大师系列丛书)

ISBN 7-105-06722-5

I. 向 ... II. 阿... III. 凡·高, V. (1853~1890) — 传记
IV. K835.635.7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136477 号

向日葵

XIANG RI KUI

作者: 阿木尔·巴图

译者: 苏日娜

责任编辑: 虞农

装帧设计: 太阳鸟设计机构

出版发行: 民族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: 100013

汉文编辑一室电话: 010-6427 1909

发行部电话: 010-6421 1734

经销: 各地新华书店

<http://e56.com.cn>

印刷: 潮河印业有限公司

开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

字数: 140 千

插图: 89 幅

印张: 6

印数: 0001-8000 册

版次: 2005 年 1 月第 1 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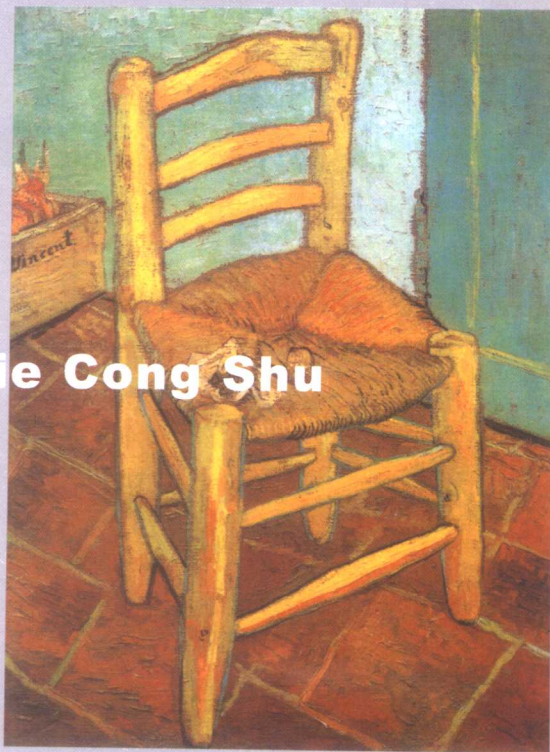
印次: 2005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22.00 元



Xinan Ri Kui Hua Shuo

Da Shi Xi Lie Cong Shu



1875-1890

■ 本书导读	001
■ 1. 天使安吉儿	003
■ 2. 乡村牧师	012
■ 3. 上帝的仆人	017
■ 4. 黑色	023
■ 5. 破碎的心	033
■ 6. 牢狱终于开了	041
■ 7. 爱的拒绝	047
■ 8. 天涯浪女	055
■ 9. 情爱使人润滑	063
■ 10. 你道德败坏	072
■ 11. 一个男人需要一个女人	077
■ 12. 一个坏妻子总比没有妻子要好	088
■ 13. 埃菲尔铁塔沉思	101
■ 14. 蓝色的微光	116
■ 15. 远方的呼唤	124
■ 16. 我的太阳	134
■ 17. 黄房子	145
■ 18. 向日葵	154
■ 19. 神圣的火焰色	165
■ 20. 等蓝色沉入黑暗	175
■ 21. 麦田上空的乌鸦	181

他从28岁起开始学画，在不足10年的绘画生涯中，他创作了1600多幅油画及其他绘画作品，其中的很多精品是他被关进疯人院期间完成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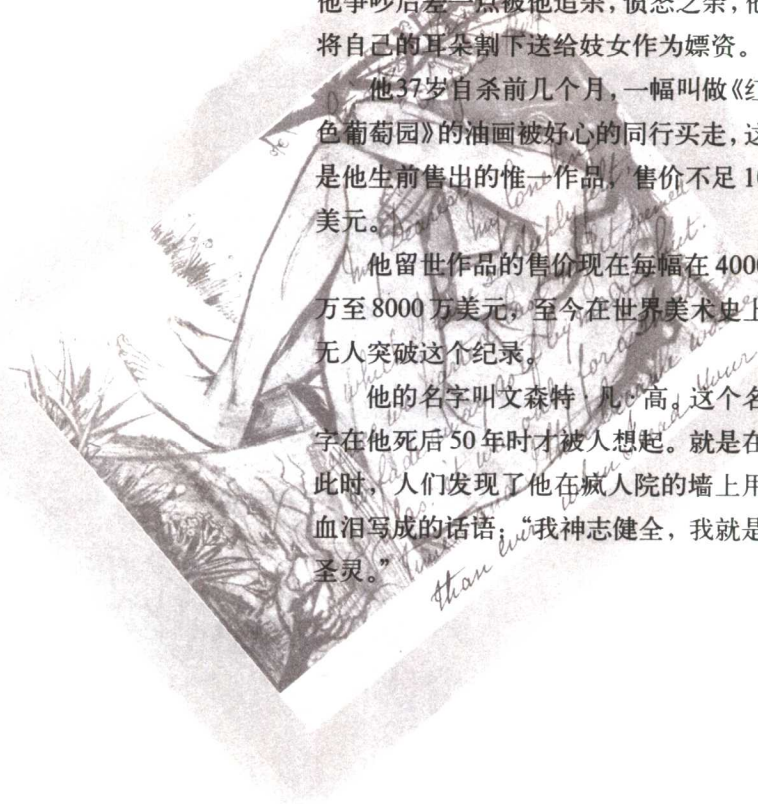
他一生未娶，没有哪个女人愿同他结婚，不得已他只能和一个有4个孩子的被人遗弃的妓女同居。

他一生朋友极少，最好的一位在与他争吵后差一点被他追杀，愤怒之余，他将自己的耳朵割下送给妓女作为嫖资。

他37岁自杀前几个月，一幅叫做《红色葡萄园》的油画被好心的同行买走，这是他生前售出的惟一作品，售价不足10美元。

他留世作品的售价现在每幅在4000万至8000万美元，至今在世界美术史上无人突破这个纪录。

他的名字叫文森特·凡·高。这个名字在他死后50年时才被人想起。就是在此时，人们发现了他在疯人院的墙上用血泪写成的话语：“我神志健全，我就是圣灵。”





少年时代的文森特·凡·高，有一双忧郁、深邃、怪异的眼情。直到今天，在他留给世人的很多自画像中也能看到这种令人心悸的目光。

Vincent van Gogh

1. 天使安吉儿

1853年3月30日，荷兰南部布拉邦特的小镇曾德特，一位牧师的儿子出生了，他的名字叫文森特·凡·高。喜得贵子的父母在兴奋之余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想道，他们的这个孩子在日后给世界艺术界带来了一场地震。此后发生的事是：

1866年，文森特在以后的两年中从曾德特的乡村学校和寄宿学校毕业，接着又进入一家叫做蒂尔勃格的法学校读书。

1869年，文森特先后在海牙、布鲁塞尔的古皮尔艺术公司分店当店员。

1873年5月的一天早晨，时间大约是八点多，文森特戴上高顶丝帽，拿上皮包，踏上克拉彭的街道，他要在九点钟以前赶到古皮尔公司。在离伦敦中心区不远的这个地段中，两旁的房屋渐渐密起来。房屋前面的花园里，紫丁香、木桃、金兰花盛开。上班的人渐渐多起来，人们从后面超过了他。他沿着泰晤士河堤岸走去，通过威斯敏斯特桥，经过议会大厦，拐入斯特兰德街索瑟普顿十七号伦敦古皮尔公司——美术用品商店和版画出版社。

他穿过铺着厚地毯、摆着各色鲜花、陈列着米莱司、鲍顿和透纳作品的图画大厅后，走上楼梯，这是店内的第二个展厅，里面陈列着铜版画和石版画。二楼的展厅比其他两间展厅更像交易的地方，大部分的销售就在这儿进行。

时间在古皮尔公司静悄悄的展厅里过得很快。文森特每天为公司平均卖出五十幅绘画复制品，能为公司赚许多钱，他感到很高兴，虽然他更宁愿做油画和铜版画生意。文森特十分清楚，他每天在出售一些蹩脚的东西。到店里来的大多数客人，对自己所买的画压根儿就一无所知。他们付出昂贵的代价，买走俗气的商品，然而，这关他什么事呢？他该做的就是要使公司的生意兴隆。

人们认为这个年轻小伙子性格有点孤僻、古怪，很少社交，并且有点儿别扭。安吉儿的出现完全改变了他的性格。她使他滋生了要博得别人好感的愿望，促使他从那种孤独的性格中摆脱出来，帮助他看到了平淡生活中的乐趣。

下班后，文森特匆匆赶回住所。

“凡·高先生，”安吉儿敲门叫道，“邮差刚送来你的信。”

他撕开信封，认出他母亲的笔迹。

文森特刚洗完脸，他的手又冷又湿，便把信放在桌上，打算在晚上空闲时再看。他把浓密的、黄里带红的头发往后梳平，换上一件干净的白衬衫，戴上黑色四折大领结，下楼去吃晚饭和欣赏安吉儿的微笑，这是他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刻。

安吉儿芳龄十七，是一个笑眯眯、大眼睛的姑娘，娇嫩的鹅蛋型脸儿水彩画般艳丽，苗条的身材，亭亭玉立。文森特喜欢望着那张撩人心弦的脸上青春的笑容，那种就像五彩缤纷的遮阳伞上的闪光一样的微笑。

安吉儿利索地揣上晚餐。她的母亲——一个普罗旺斯牧师的寡妇，和女儿一起在后花园里的一所小房子里办了一个托儿所。

安吉儿坐在桌对面的一张椅子上，轻快地拍一下脑后的棕色卷发，一面对他微笑，一面迅速地把一片火腿、一只鸡蛋、一杯浓茶、盐、胡椒、烤面包一一递给他。在他吃的时候，高兴地跟他攀谈起来。生活在他的面前展开着。他想：要是自己一生都能面对着她吃饭，他将是一个幸运儿了。

文森特的举止，就像他的身体一样笨拙，他狼吞虎咽地吃着，似乎不知道对安吉儿怎样说才好。

饭后，他们走进那个小小的花园。那是初春的4月，苹果树已经开花。就在几天前，文森特刚种下罂粟花和水仙花，木犀草已冒出地面，文森特和安吉儿蹲在木犀草的两边，他们的头几乎碰到了一起，安吉儿的头发散发出一股淡淡的香味。

“安吉儿小姐。”他说。

“嗯？”她把头一缩，询问地对他微笑。

“我……我……我是说……”

“唷，你这样结结巴巴地，你想说什么呀？”她问，一面站了起来。

他跟着她走到托儿所的门口。她说：“我妈妈就要来了，你该



伦敦古皮尔画廊

回去睡觉了？”

她有点不自然，双手伸到脑后捋住松散下来的一绺头发。她那苗条的胸部曲线一下子显得丰满了许多。

“我答应为托儿所买的那张风景画弄好了”他说。

“噢，太好了！”她拍着双手，扭动着腰肢，转了一圈。“有时候，不过仅仅是有时候，你真能讨人喜欢。”

她的眼和嘴在对他微笑，她想走开了。他一把抓住她的手。

安吉儿的头往后一仰，挣脱了他的手，对他耸肩而笑，冲进花园，奔进住屋。

第二天晚上，文森特吃完饭后把椅子放回原地，对安吉儿说：“我把画给你拿来了。”

安吉儿穿着一件绣花的果绿色上衣，更加动人。“你为我题写了什么动人的话吗？”她问。

“题了。你去拿盏灯，我替你把画挂在托儿所里。”

她撅起嘴唇，做出一种最适宜于接吻的样子，瞟了他一眼。

“我得帮妈妈洗盘子。等我半小时，好吗？”

文森特回到他的房间里，坐在小桌边，凝望着镜子。他从前很少注意过自己的外貌，在荷兰，这显得无关紧要。他觉得与英国人相比，他的脖子和头部显得太笨重了。一双眼睛好像深深埋在平直的岩石缝隙中；鼻子又高又挺，胫骨似的粗直；隆起的前额，与他的浓眉至肉感的嘴之间的距离不成比例；厚实的下巴，肩部宽阔有力；脖子短粗。他更像是荷兰人的活标本。

他离开镜子，懒散地坐在床沿上。他是在一个严肃的牧师家庭中长大的。他从来没有爱过一个姑娘，甚至从来没有正视过一个姑娘，更没有与异性调笑过。在他对安吉尔的爱恋中，没有肉欲和邪念。这是他的初恋。

不一会，安吉尔走了进来，“我把灯拿来了，”

她手里拿着灯，俩人一起下楼。

“把画挂在我的书桌上方，怎么样？”她亲切安详地望着他，格格地笑。

“这幅画也成了我的朋友啦，是吗？”她问。“我一直热爱绘画艺术。”

安吉尔的脸被阴影遮去一半，灯光在她的明眸中闪出小小的光点，她的鹅蛋脸儿衬托在一片黑暗的背景前面，当他注视着她那洁白的脸上湿润的红唇时，他感到一阵莫名其妙的滋味。

两人之间发生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停顿。文森特想说些温柔的话，说些为他正式开口铺平道路的话。他能感觉到她在向他靠拢，仿佛在等待他倾吐那动人的情话。他接连几次添添嘴唇。安吉尔转过头去，身子微微颤抖，跑到门处去了。

他慌了手脚，生怕错失良机，紧紧追了上去。她在苹果树下停住了。

天上布满星星，夜色漆黑，只有厨房的窗口中露出一线淡淡的光。她转过身来看着他，微微打了一个冷颤。她把肩上的披巾拉紧一点，双手又在胸前。

他说：“安吉尔，我们最好进屋去吧。”

“不，请，我……”她把下巴埋在暖和的披肩里，瞪大眼睛望着他。

他感到她的声音有点冷冰冰，在恼恨他的呆头呆脑。他心中的火焰一下子给扑灭了。他觉得平静而又着魔。他想了许多话，要挑一句他认为最好的来讲。

“我想告诉你，安吉儿，这事已经很久了。我全心全意地爱你，惟有你做我的妻子，我才会有幸福。”

“做你的妻子！”她的声音失真了。“噢，凡·高先生，那是不可能的！”

他那像是深藏在岩下的眼睛注视着她，尽管在黑暗中，她还是看到那双大眼在说：“为什么？”“你怎么会不知道，我在一年前就已经订婚啦。”

“那个人是谁？”他木然地问道。

“噢，你没见过我的未婚夫吗？你来之前，他就住在你现在的房间里。我还以为你知道呢。”

“我怎么会知道呢？”文森特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，觉得大脑一片混乱。

“你知道我爱上了你，为什么还一直瞒着我呢？”现在他的声音一点也不迟疑。

“你爱上我难道是我的过错吗？我只想与你交个朋友而已。”

他猛然抱住她，疯狂地吻她那粉红的樱唇。他领略着她唇上的湿气、芳泽、香味，他感到爱情冲击着他的心头，理性和谨慎都抛到了九霄云外。

“安吉儿，我不会让你爱他的。你要做我的妻子。我不能失去你。嫁给我吧！”

“嫁给你！”她尖叫了起来，“难道我应该嫁给每一个爱上我的男人吗？放开我。你听到吗？再不我就要喊人了。”

她挣脱身子沿着花园的小径跑开了。当她跑到台阶边的时候，转过身来，扔下一声无情的吆喝：

“红头发的傻瓜！”

第二天早晨，文森特醒来得很晚。他无精打采地起身，胡乱地刮了一遍胡须，留下斑斑点点的须根。早饭的时候，安吉儿没有露面。

他朝市中心的古皮尔公司匆匆走去，发觉他每天早晨看到的景色全变了样。他看见，金链花不再怒放，也闻不到路旁的栗树散发的清香。他觉得阳光没有昨天早晨灿烂。路上的行人显得那么孤寂，匆匆忙忙，神色不定。

晚上，当他像往常一样走进餐厅时，发觉安吉儿和她的母亲正在悄声地说话。他刚一进门，母女俩就收住话头，最后一句话的余音还在空中回荡。

安吉儿进厨房。“晚上好，凡·高先生！”老太太招呼道，眼神异乎寻常。

文森特独自一人在大餐桌上吃饭。

安吉儿的话语把他击昏了，他根本不接受“不”这个回答。一个星期以来，他吃得也少，睡得也少；他一向从容不迫，而今却是一副烦躁不安的样子，他的生气勃勃的眼神不见了，留下的只是被刺痛的忧郁。差不多过了一个多星期，他也没有对她说上一句话。当他想和她说话的时候，他感到比以前更难以找到适合的语句。

一个星期日的丰盛的晚餐后，他尾随她走进花园。“安吉儿小姐，很抱歉，那天晚上我使你受惊了。”

安吉儿毫无表情的大眼睛仰望着他，似乎对他紧跟在后面表示惊讶。

“不过，我对你所说的话全是真心的。”

他朝她走上一步，她紧张地退向一边。

“为什么还要旧话重提呢？我已经把那事情全忘了。”安吉儿说完突然转身沿着小径走去。

文森特急忙追上去。“我一定得再讲一遍。安吉儿，你不知道

我是多么爱你！你不知道这一个多星期以来我是多么难过。你为什么躲开我呢？你爱别人，那不是真的。我早已从你的眼睛中看出来。我决不放弃，安吉儿！”

“你必须完全放弃这个念头。如果你不愿意，妈妈说，就请你另找房子。”

6月来临，文森特的假期开始，他与公司的同事一道离开伦敦两个星期。休假结束后他马上回到伦敦，他感到他和心上人安吉儿，就像隔了一个世纪没见面。

文森特回到住所，在会客室见到了她们。安吉儿和她的母亲坐在沙发上。母女俩交换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眼色。

老太太说：“凡·高先生，我看你最好把所有的东西都带走，再交上这两个星期的房钱，离开这里。”

“那是为什么？”

“你的房间从星期一早晨起被别人租走了。我们认为您还是到别的地方去住好一点。”



伦敦小街景色

“我们？”

文森特转过脸来，眉毛隆起的双眼盯住安吉儿。

“是的，是我们，”老太太答道。“我女儿的未婚夫写信来说，叫你离开这儿。是的，凡·高先生，假如你压根儿没有住在这里，那就更好了。”

文森特在离原来的那条街不远处租下一个房间。房东是个老太太，每天晚上八点钟就上床休息了。房子里整天没有一丁点儿声音。天天晚上他都要经历一番艰苦的思想斗争，他真想往安吉儿家奔去。他总是把自己锁在家里，发誓要立即睡觉。可是，一刻钟后，他又吃惊地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地又上了街，朝安吉儿家走去。

他一抵达她家的那条街，就感到进入了她的氛围之中。对她可望而不可即，简直就是身受酷刑。站在常春藤爬满的大门边，连心上人的一点影子也看不到，这比酷刑还要难受千百倍。痛苦在他身上起着奇妙的作用，使他对别人的痛苦很敏感，使他对周围那些轻易取得粗俗成功的事情难以容忍。他对公司不再抱有什么信心了。当顾客们问起他某一绘画复制品的质量时，他会毫不含糊地告诉他们，这些作品是多么蹩脚，结果他们便不再想购买了。

一天早晨，一位贵妇人走进店来，她穿着花边高领、高胸衬衫，黑貂皮外衣，戴着一顶上面插了两支蓝羽毛的天鹅绒圆形帽，她要为自己的公馆买几幅画。文森特接待了她。

“我要店中最贵的图画，你不必计较价钱。会客室的墙壁五十四码长，一堵墙上开有两扇窗，宽度在……照这个尺寸。”她说。

文森特花了大半个上午，打算为她推荐几张根据伦勃朗作品复制的铜版画、一张透纳的威尼斯风景画摹品。但这位太太断然拒绝这些优美图画，惟独把一些艺术水平表现最差的挑拣出来。看着这位身躯臃肿、头脑无知而又好摆架子的贵妇人，文森特的心中非常不快，在他看来，她是愚昧和自满的典型代表。

她摆出一副自负的神气：“好啦，结账，你看我挑选得挺不错吧。”

“如果你闭上眼睛随便摸一张，也不会比这更坏。”文森特冷冷地说。

“什么！”她尖叫了一声，她暴跳如雷，天鹅绒帽上的长长羽饰前后抖动着，“噢，你这个……这个……乡巴佬！”

那妇人费力地将画扔向一边，把紧小的高领拉下来。文森特可以看见她那肥大的胸脯上怒胀的血管，血流正缓缓冲向花边领内的颈项，她的呼吸一定很困难。

画店老板惊呆了，“文森特！”他怒声吼道，“你怎么了？你把这星期最大的一笔生意搅掉了，居然还侮辱这位夫人！”

“经理先生，你能回答我一个问题吗？一个人将他的一生花费在把非常差劲的图画卖给非常愚蠢的人，他怎能做到不生气呢？”

画店老板把那妇人扔在地上的图画重新整理好，双手递在她的手上，诚心诚意地向她道了歉。

“如果下次再发生这类事情，我就要写信告诉你叔叔，让他把你调到别的公司去……这里不需要破坏我生意的人。”客人走后，老板警告他。

文森特回到住所里，拿起床上的被子蒙头躺下。他的心中乱极了。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不仅要活得幸福，不单要做一个诚实的人，更要为人类做出伟大的事情，要到达崇高的境界，超越现在的庸俗生活。我们怎能出售毫无价值的东西来牟取高利呢？……为什么只有那些出得起价，却对真正的艺术作品毫无见识的人，才走得进我们的店呢？……那是因为他们把钱使他们变得麻木不仁了吗？那些真正能够鉴赏优秀艺术的穷人，却没有一个子儿为装饰他们的墙壁买一张印刷品，这又是什么道理呢？

第二天，文森特心平气和地向公司老板声明，他不再干这种生意了。

第二天早晨，他离开英国乘船回荷兰。